艺界观察

一座村庄,何以成为一方舞台?

——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的艺术探索

本报记者 贾 正



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实景剧演出现场 臧 宁 摄

黄土窑洞前,乡邻们将省吃俭用攒下的清水作为贺礼;观众围坐院落,听着西海固方言讲述一场本该喜庆的婚事因缺水横生波折……宁夏银川永宁县闽宁镇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内,实景剧《黄土·窑》正在上演。

今年7月,恰逢闽宁协作30周年,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正式开园。36部剧目、600余分钟演出,将西海固生存、吊庄移民、闽宁协作、新时代发展四个历史阶段串联起来。从影视作品到实景戏剧,闽宁故事不断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,为现实题材创作和乡村文艺发展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。

从生活深处寻找戏剧创作的力量

闽宁协作30年的发展历程,为现实题材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积淀和鲜活的故事素材。为挖掘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故事,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主创团队深入闽宁镇各村采风,走访数百位移民,收集口述资料和生活旧物,从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中寻找创作灵感。

该项目总编剧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羊驰说:“真正的戏剧,是让沉默的过去开口说话。”主创团队将目光投向一碗水、一次搬迁、一段离别,从日常生活中提炼戏剧冲突,以细腻的个体叙事展现30年来的发展变迁。

这些源于生活的素材,经过艺术提炼成为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故事。《水沟村》围绕珍贵的清水展开生存抉择,《黄土·窑》借一场婚事展现昔日西海固的艰辛,《山·海》通过闽宁两地人物的命运交织,呈现跨越山海的协作历程……

系列作品将迁徙的艰辛、生活的困顿与邻里扶持的温情、建设家园的坚韧融入人物命运,以具体的生活场景承载时代记忆,赋予作品深厚的现实底蕴与艺术感染力。

打破舞台边界,让乡亲讲述故事

走进戏剧村落,土坯墙、地窝子、旧农具与村舍院落构成了独特的演出空间。观众领取一张“村民证”,便可穿行于不同年代的生活场景。街巷间的叫卖、院落里的争执、田埂上的交谈,都能成为一场演出的开端。4座室内剧场、4处室外剧场及散布村落的互动演出,打破了传统剧场“台上演、台下看”的界限,让观众在移步换景中走进故事。

空间的改变,也带来了叙事方式的创新。《水沟村》采用360度全景环绕式舞台,《山·海》利用旋转舞台展开双时空叙事,《根生·何处》将版画、纱幕等艺术形式融入舞台表达……不同的舞台形态与故事内容相互呼应,使环境成为推动情节、传递情绪的重要部分。

更具意味的是,不少演员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。1998年从西吉县搬迁至闽宁镇的王彩连,曾和家人在戈壁滩上清运乱石、开荒种地,如今成为戏剧村落的演员。“现在我也成了一名演员,能把曾经的坎坷经历演给更多人看。”王彩连说。当亲历者成为讲述者,亲身经历赋予舞台表演更加真切的情感与感染力。乡音、神态,举手投足间都留存着岁月的印记。

当然,沉浸式演艺不能仅靠场景营造取胜,如何在互动体验中保持叙事完整、深化人物塑造,仍考验着创作者的功力。形式创新最终还需回归戏剧本身,以扎实的文本和鲜活的人物留住观众。

以戏为媒,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

一方舞台带来的变化正从剧场延伸至乡村。

在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,演出聚集的人气带动餐饮、住宿、特色产品销售等业态发展,非遗工坊、文创商铺与乡村旅游相互融合,逐步形成以戏剧演艺为核心的文旅消费场景。游客因戏而来,在观演之余品尝地方美食、体验非遗技艺、选购特色产品,延长了停留时间,也拓展了乡村消费空间。

截至目前,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累计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,实现营收超1300万元,带动周边约2500名群众就业增收。文化吸引力正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效益。

戏剧带来的经济效益,也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。依托闽宁协作积累的历史文化资源,戏剧村落将艺术创作、旅游体验与地方产业有机衔接,推动文化资源向消费资源、产业优势转化。随着项目持续运营,丰富演出内容、完善配套服务、延伸消费链条,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文化演艺的带动效应,让艺术创造的价值更多惠及当地群众,为闽宁镇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。

从“干沙滩”到“金沙滩”,闽宁镇30年的发展历程,记录着一代代移民改变命运的艰辛与荣光。如今,那些发生在田间地头、土坯院落里的寻常往事被搬上舞台。让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艺术创造,让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获得新的表达空间,正是“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”艺术探索的意义所在。

一句话一部剧

“飞过花与野草,飞过烦恼与微笑,发现自己身上有着光芒闪耀。”

——简·爱(音乐剧《简·爱》人物)

音乐剧《简·爱》:

在漫长的成长中成为自己的光

本报记者 丁贵梓



音乐剧《简·爱》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

舞台上,一座“红房子”缓缓显现,一个跨越百余年的文学人物走出书页……11月4日,由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、北京天桥盛世剧院管理有限公司、戏剧厂牌“简文化”等联合出品的音乐剧《简·爱》在浙江衢州保利大剧院上演。2025年初,该剧在中国音乐剧协会年度盛典“华语原创新力量”板块以片段展演的形式首次亮相,后经多轮工作坊孵化,于今年8月在上海首演并开启全国巡演。

自夏洛蒂·勃朗特的长篇小说《简·爱》诞生以来,主人公简·爱逐渐成为独立、尊严与灵魂平等的文学象征,并在影视、戏剧等不同艺术形态中继续沉淀。这并非中国音乐剧首次触碰这一经典文学IP。

早在2013年,导演王晓鹰就曾执导创排过一部音乐剧版的《简·爱》。在该版本中,戏剧叙事的重心放在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情上,缩减了简在里德府、洛伍德学校的成长经历,细化了简与罗切斯特的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。剧中音乐紧密贴合这条主线,充分发挥了音乐剧抒情性强的优势。

如今13年过去,中国音乐剧原创队伍不断壮大,业界对音乐叙事功能的探索持续深入;观演市场也有了变化,年轻女性成为音乐剧的主要消费群体。围绕同一IP的解读和同题创作,是对这些变化的映照,亦可窥见行业发展的一隅。

年幼的简和海伦张开双臂,在一把把木椅上跃动;两个天真的女孩唱着“飞过花与野草,飞过烦恼与微笑,发现自己身上有着光芒闪耀”,对陌生的世界充满期待……这是2026年版音乐剧《简·爱》为观众展现的画面。该剧导演、主演金圣权说:“如今再把《简·爱》搬上音乐剧的舞台,我们希望呈现更当代的表达,让今天的观众也能从中映照自己的内心。”

相比于围绕爱情的种种抉择,新版的戏剧叙事放大了简的童年经历,探讨的是这个曾经孤立无援、长期遭受否定的女孩,如何战胜恐惧与自我怀疑,逐渐拥有保护自己、定义自己和选择人生的能力。“红房子”的童年创伤、洛伍德的纪律与羞辱,与海伦的友谊、与罗切斯特的爱情……新版保留了简一生中重要的成长节点,让人物弧光更为完整。

围绕人物的精神世界,该剧建立起一套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舞台语言。原著开篇的“红房子”化为贯穿全剧的“内心法庭”,红椅、红影与流动空间变换组合,寓意童年受到的指责与否定留在了简的精神世界里,在她面对爱情、阶级、婚姻的选择时反复出现。伯莎、圣约翰等人物也在舞台上得到了更完整的呈现,伯莎拥有了自己的声音与质问,圣约翰的使命感里难掩真实的欲望和选择。每个人都在寻找精神出口,也从不同方向照见简追求的自由。

褪去烘托爱情主线的作用后,音乐在剧中承担起更多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,进一步完成了对文学语言的转译。交响、摇滚、说唱与抒情唱段相互交织,《我们终将看见》《今晚》《两颗心脏》等曲目,分别承载成长、告白与平等相爱的主题。旋律推动人物做出决定,也让原著中含蓄复杂的内心独白得以外化。

经典的生命力,来自每个时代持续提出的新问题。新版音乐剧《简·爱》给出的回答,落在了人的选择权上:每个人都有能力正视伤痕、辨认内心,在爱与自由之间保持完整,在漫长的成长中成为自己的光。

艺·见

相声能否在剧场与景区双向出彩

张天来

近年来,受多元演艺形式影响,民营相声小剧场普遍面临经营压力。部分民间相声演员走进古镇、沉浸式文旅街区,以NPC身份参与实景演艺。这是曲艺顺应文旅融合趋势的新尝试,既拓宽了从业者职业路径,也为曲艺大众化传播提供了新平台。但该模式尚处发展初期,仍需进一步观察、分析其实际价值与对相声艺术的深层影响。

民间相声演员投身NPC行业,从艺术形态来看,是相声技法在新场景下的运用,与早期撂地演出存在相似之处。相声起源于市井撂地演出,能否令路人驻足、聚拢人气,全靠艺人“圆黏”时的临场把控和即兴抓哏的能力。景区NPC的核心工作是与游客现场互动、提供情绪价值,直观体现为活跃现场氛围、逗乐观众。这一工作性质让相声演员能够快速适配景区岗位。

目前,多地景区已探索形成三类典型实践模式。一是流动街头互动,演员游走街巷、随机搭话,靠临场“抓哏”制造笑点。唐山河头老街相声团队负责人韩鹏与相声演员赵兴慧搭档,借鉴相声“一捧一逗”的表演模式,在景区与往来游客即兴互动;推出“大唐科举”互动知识问答项目,在与游客的实时互动中,考验的是演员的临场反应能力。民间相声演员郭子玉所在的山东济南清照泉城·明水古城景区演艺团队中,有三名相声演员承担语言类NPC工作,上演抛绣球招亲节目时随机和游客搭话逗趣,临场“抓哏”。

二是主题剧目融合,将相声技巧嵌入景区定制剧目。韩鹏团队编排了互动剧目《秦琼卖马》,融合相声、京剧、话剧等艺术形式,还打造出《黑风寨》《皇上来了》《大唐游侠》等互动剧目,把相声铺平垫稳、三翻四抖等创作技巧融入剧情当中。郭子玉团队在表演以孟洛川为原型的儒商文化舞台剧时,将《卖布头》吆喝技巧融入剧情。

三是固定点位演出模式,依托室内、室外戏台开展常态化相声演出。明水古城景区设有室内戏台,每日固定开展多场相声演出,游客购买套票即可进场观看。开封万岁山、清明上河园、龙亭三处景区的室内点位、露天戏台和民俗街,也均设有相声表演。

无论哪种实践模式,民间相声演员入局文旅场景的积极价值都值得肯定。对从业者而言,文旅实景演艺让民间相声演员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收入;对文旅产业而言,固定演出与融合剧目丰富了景区的文化内涵,相声演员特有的即兴幽默有助于消解单纯打卡拍照的单薄感,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,为景区打造差异化特色提供了内容支撑;对曲艺传播而言,景区固定演出与融合剧目是曲艺活态传承的新阵地,借NPC互动以轻量化方式让大众感受曲艺的魅力,打破相声的圈层壁垒,培育潜在受众。

目前,这一业态尚处于发展初期,仍有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。景区演出受场景限制,演出时长有限、观众流动频繁,演员多以传递零散笑点为主,难以呈现完整作品的叙事与内涵。同时,文旅行业淡旺季差异明显,NPC岗位完全依托景区运营规划,一旦景区调整演艺布局,演员便会面临职业不确定性。

推动相声与文旅实景演艺融合行稳致远,核心是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平衡,区分不同场景的功能定位,既用好文旅流量红利,也守住相声艺术根本。对从业者而言,一条可行的路径是构建“双舞台”模式,让景区与剧场形成互补。一方面,依托景区演艺获得稳定收入、扩大大众认知;另一方面,保留相声演出的舞台,实现不同场景的双向促进。目前,明水古城保留室内茶馆戏台、万岁山设置露天戏楼的模式,已经体现了这种互补思路,具备借鉴价值。就行业引导层面,相关机构可建立联动机制,规范业态发展方向。引导民营相声团体参与景区演艺项目,摆脱模板化的网红互动套路,提升内容品质;推动建立景区曲艺演艺的从业规范与评价标准,改善演员工作条件,提升岗位职业稳定性。

从更长远来看,还要做好流量价值转化。民间相声演员依托景区获得的曝光度,引导游客走进小剧场或大舞台感受相声艺术魅力,逐步构建起“场景引流—受众培育—精品沉淀—活态传承”的传导链条,让景区的客流转化为曲艺的长期受众。

相声的生命力扎根于民间,百余年来演出场景几经变迁,贴近大众、传递欢笑的内核从未改变。民间演员走进景区,是相声在文旅融合时代的又一次场景拓展,是艺术适应性的体现,而非对传统的背离。新业态的收益与代价尚待时间检验,只要守住艺术本心、平衡好市场与传承的关系,就能让相声艺术既能在茶馆剧场收获满堂喝彩,也能在景区街巷留下阵阵笑声。